

在所有“立”的节气里，立春不像春天，立秋不像秋天，甚至立冬也不像冬天，而立夏很像夏天。立夏，阳光改称骄阳，一时间气温高达三十几度，没有过渡，人们直接换上了夏衣。

生长步入快车道。转眼间，麦子黄了，油菜黄了，田野里都是黄。难怪，庄稼在为人们聚金，越聚成色越足，重量越足，油菜真的想躺下睡觉了，大地也越发像个床铺。

“谢却海棠飞尽絮”，初夏似乎是无花的，是春的终结，可初夏也是许多乡野之花的花期，突然间，垣墙边、田埂上，亮了起来。

野蔷薇迎来了自己的盛世。路边、田角、水沟边，不知不觉它就坐稳了江山。花开单瓣，有粉有白，它深知一朵花没有吸引的优势，于是开得瀑布般，以气势征服。粉蝶进了这一气场，人们的目光也不知不觉在这里停驻。

蔷薇是有个性的花，懂得护卫自己的江山，刺是它的戈戟。想到鲁迅在《无花的蔷薇》中引用的叔本华的一句话：“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。——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。”似乎是说，没有缺陷却只有

才华的人是没有的，而没有才华只有缺陷的人，却很多。这句拿蔷薇花喻才华，喻得我很喜欢，人对喜爱的东西，都希望它有好的譬喻——被文化的光环照着。

差不多家家的门前都有几树蜀葵，直立的干节节开花，花像扎上去的彩纸。城里人不屑种植这样的花，或者说种不起，因为它要地盘，一旦扎下根就拖家带口地发达。蜀葵很适合乡土，经得住鸡刨，而且有足够的能量点染整个初夏。

小时候我们栽不活月月红，栽不活栀子花，但从小伙伴那里分来的蜀葵花籽，随便一埋就活了。看着叶子长成了团扇，看着花踩高跷一样地开，我们的成就感也节节高升了。

乡村的花一开就满墙，一开就扎堆。这个时节，你到乡下，不经意就跟满墙的金银花撞上了，你忍不住要掐上一把，放在鼻尖，小时候用线扎着佩戴的情景，就被你的嗅觉勾了回来。

乡村的花都要铺展了开，才过瘾。不仅在空间上铺展，时间上也要铺展，一铺就是月余，一铺就是一季。不像有些花，约好

关于“读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解注“诵书也”。读，本要以声音来表现，依声托意，随义曲折。尤其诗歌中，情外化为声，声情合一，随诗流转，在亢亮低徊、婉转回环的诵声里演绎诗歌的意境，直觉式地品味诗歌的意蕴，是一种令人身心畅适的阅读方法。西晋文学家束皙在《读书赋》里描述：“垂帷帐以隐几，被纨素而读书，抑扬嘈嘈，或疾或徐，优游蕴藉，亦卷亦舒。颂《卷耳》则忠臣喜，咏《蓼莪》则孝子悲，称《硕鼠》则生民去，唱《白驹》而贤士归。”灵魂伴随着声韵与古圣先贤相会，诗歌的情与理都融会在心，陶冶其间，自能得到身心的感发濡染。

诵读是进入诗歌的最有效途径。诗者言情，是情感的艺术性表达，幽微的情感中含着气血精神，只有真实的体验才能唤起内心的共鸣。诵读就是一种真实化体验的方式。诗中的情感浑一而流动，诗人以诉诸语言的情感活动展示心灵的律动，在曲折、婉转的声韵里营造一方细腻而饱满的心灵世界。诵读乃以声相寻，以情相度，使人全面融入诗境，追随诗人内在情绪的滚动，与诗人走在同一条情感道路上，在共同或相近的心理感触中获取对人事、生命的感怀。它是直达心灵的阅读方式。

一个秋日的午后，日光凉薄，秋风萧劲，鲍照独坐在衙斋里，把酒自饮。他凝望着门外那滩肆意横流的水迹呆呆沉思，兴起一层莫名的忧伤：“泻水置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。人生亦有命，安能行叹复坐愁？酌酒以自宽，举杯断绝歌路难。心非木石岂无感？吞

声踯躅不敢言。”（《拟行路难》）人生命运注定不同，有的凌清傲远，有的含腰低眉，仿佛魔咒不可摆脱。作为“才秀人微”的自己，只能终老下僚，湮没于世，前途的黯淡像一道铁闸锤砸在心堂。他举酒自干，顿杯长啸，中情激荡。一声“各自东西南北流”，是无奈的叹息，一声“安能行叹复坐愁”，是只堪自慰的落寞，一声“举杯断绝歌路难”，是无处倾诉的伤悼，心境在抑扬回旋中日渐沉重。向着身世的沟壑、门阀的藩篱，他发出悲愤呐喊：“心非木石岂无感！”愤声如疾雷滚滚，冲突而出！但环顾四周，蓦然警醒，只能收敛容色，“吞声踯躅不敢言”，不言，却含着低徊悲恻的不尽怅恨。魏晋人的语言，率性质朴，不事修饰的话语从胸腑中自然流出，却有着翻波跌宕的情感起伏。只有诵读，才能精微地把握诗人情感的律动，虚拟出与诗人相似的境遇，建立情感共振的基础，在互为倾顾的命运情怀下，与诗人展开对话。

白居易说：“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”诗歌以情感作为思维活动的方式，情感的驱动力，浸含在形象和语言中，它推动着意绪的变迁，实现对人生意志的表达。诗也有心，诗心是情感与意志的统一，是奔涌着的气血，流淌在曲折摇荡的声韵里。读诗，用理性思辨的方法就不太合适了。古人言，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对于诗意的观照当着落于细微的情感气息的脉动，以声辞节拍演绎它扬举顿挫的全部节律，才能究其底里，入其彀中，在缠绵回荡的旋律中还原其气血精魂。

月光城 随笔

立夏

仇媛媛

W

月光城 随笔

我歌我泣读诗章

汪文涛

了一起闪亮，它们是次第闪亮，花树越开越高，花枝越长越长。结束了又开始了，一起接力，进行着花的长跑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，不知道小时候的榴花是不是要等到农历五月才开，而如今的榴花立夏就开了，红艳艳的，就像夏天播下的火种。

立夏还有个花的大户——月季，虽然月季不专属于哪个节气，但立夏开得最盛，如果之前是小吹小打，现在就是大吹大擂。月季是最有气力的花，一年四季都在进行花的接力赛，花形花香，都不输给牡丹、芍药，可月季没有牡丹、芍药那样的花名。

月季是普天之下最普遍的花了，差不多有人居的地方，都有月季的芳踪。再好的东西给得多了，也就不被看重了，也就习以为常了，连母爱都是如此，何况是花呢。所以对月季的欣赏要能去熟悉化，以“正向思维”赋予它一流的花名。品评它的花形、花色、花香，加上它的无期限花期，再减去无须侍

弄打理的苛求，月季在花中的得分一定是最大的正数。

立夏，杨絮也飞起来了，它跟柳絮不同，柳絮曾点起了整个古代诗人们的才情。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，“好风频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“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，杨花以它的轻盈、飞舞、柔弱，为自己赢得了一些诗名。而如今的杨絮漫天飞舞，滚成球，搓成棉，落在地上，黏在纱窗上，在人们眼中它已失去诗意。如果我们多带一点古代诗人看柳絮的目光，来看今天的杨絮，也就没那么糟糕了，诗意可以化去烦恼。

立夏只是夏的第一站，炎热还没有站稳脚跟，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凉爽的。而热又促成了瓜果的成熟，樱桃、梅子、杏子、酥瓜等，都乘上了立夏的早班车，走进了千家万户。“梅子留酸软齿牙”，立夏的果是要考验你的牙齿的。

每个节气都是新的一页。坐着节气的车观光，不仅让你感觉到日日新，也培养了你跟万物的亲情。

涵泳倾向于抽象的思悟，是隔着一层距离的。如果能够外化，以言议声表作明朗而清脆的呈现，又是另一重境界了。听过众多名家的诵读，他们善于调遣音调、音区、音阶、音强、音节以及语速、语气、气声、重音、泣音、叹音、涩音、延长音、模拟音等各种元素和手段，以可感触的声音形象，将诗歌的情怀意气清晰地外化出来，使听众有了鲜明的场境感。外化式的诵读是阅读者可以践行的方式，更逼真地呈现诗人情感气息的涌动和嬗变，强化对于诗境的体验，让阅读者的心灵有一种贯入清泉的浸润感。

诗歌从一产生便与音声发生着密切的关联，先秦礼乐社会中，唱诵是诗歌的表现形态，及至汉赋，也“不歌而诵”，以声显意成为诗歌的基本艺术特征。刘大槐说，艺术作品是有“神气”“音节”的，“神气不可见，于音节见之”。“神气”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作品情感内涵高度

艺术化的体现，“神气”可以借助“音节”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，在诗歌中尤其如此。刘大槐因此提出“因声求气”的观点，在体现方式上来说，就是诵读，诵读“烂熟后，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，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”（《论文偶记》），达到与古人相感应相契合的境界。

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里，融汇了奇丽的自然、人生的哲理、宇宙的精神和游子思妇的深情，成为浑一深邃的意境。它的诗心何在？缥缈朦胧，寻而不见。但它有意脉，心就在意脉的搏动中。月之初上，迷离奇幻的江山胜境，引起他亢越悠扬的吟唱，月之中天，天地一体的时空绵邈，又引起他深沉玄渺的幽思，月之西下，及至藏身海雾，又引起他对人间情爱的深远遥想，诗歌的声调从高亢，到悠远，到低回，到哀喉，到沉绝，绵密深长，伴文情而动，曲尽其韵，而又浑然一体，从而演绎出深沉迥绝的情与思。中国文论里有“文气”的概念，王夫之说：“气者，理之依也。”这个“理”就是诗中终极的精神状态，是可以顺应诗人情绪的流变，通过声律来求取的。

周振甫《文章例话》里说，读书以“以沉思力索为事”。他说的就是“涵泳”。涵泳是用心理活动去揣摩诗歌的情理声气，是默思冥想的状态。张裕钊在《答吴挚甫书》里又说：“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，固时亦可以得其意，然与夫心凝形释，冥合於言议之表者，则或有间矣。”情感作为诗歌中含蓄的存在，仅仅默默地涵泳是不够的。

